

## Robert Vannoy博士、Samuels, 第 1 讲

© 2011, Robert Vannoy博士和 Ted Hildebrandt

在这四场讲座中，我想谈谈《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看看这两本重要的旧约书卷中的内容如何融入整本圣经的故事情节中。所以，这是关于《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四场讲座中的第一场。

当人们阅读旧约时，我认为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所读材料的文学特征或体裁。我们将在本次讲座中重点介绍的《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属于通常所说的旧约历史书。由于历史书的文学特征与律法书、诗歌书或智慧书等不同，因此需要一种适合其文学特征的阅读策略。因此，在这四场关于《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讲座中，我想首先谈谈旧约历史写作的性质。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理解旧约史学性质的方式对我们阅读和理解《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叙述的方式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首先，我想问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在旧约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历史著作？正确评估旧约史学的特征如何帮助我们以适当的方式阅读和理解旧约的叙述？然后，我想继续更具体地谈谈正确理解旧约史学的性质如何帮助我们以适当的方式阅读和理解《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首先，让我对旧约史学的特征做一些一般性评论。当我们谈论旧约的历史书时，我们考虑的是以下几本书：首先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和《列王纪上》、《列王纪下》，这些书都设定在流放前的时期。此外，我们还有《历代志上》、《历代志下》，有趣的是，这两本书以追溯到亚当的家谱开始，以公元前 538 年波斯统治者居鲁士的法令结束。他将犹太人从巴比伦的囚禁中解放出来，尽管《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主要关注的是以色列的君主制时期。此外，还有《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其中描述了流亡后返回故土的犹太人的一些经历。最后，我们还有《以斯帖记》，故事发生在波斯，发生在那些没有返回故土的犹太人中间。

所以，《旧约》中有大量的历史叙述。事实上，如果你算一下希伯来圣经的页数，我刚好在准备这次演讲时算过，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书卷大约占了《旧约》的40%。如果我们再加上摩西五经中的历史叙述，摩西五经中有很多这样的内容，以及《以赛亚书》第36章至第39章，这也是历史叙述，还有《约拿书》和《约伯记》，如果我们把它们归类为历史叙述，那么《旧约》中超过50%的内容都是历史叙述。

旧约中存在如此多的历史材料，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对历史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为什么在古代世界的所有国家中，以色列比其他古代民族更渴望记录和保留其历史经历的记忆？此外，为什么以色列不仅比其他古代民族对历史和历史传统有更大的兴趣，而且还发展出独特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写作？

亨德里克斯 伯克霍夫在他的著作《*基督与历史的意义*》中说过，我们应该感谢的不是希腊，也不是波斯，而是以色列，因为正是以色列让我们感受到历史是有目的的，因此历史是有意义的。沃斯(Vos)在其《*圣经神学*》一书中声称：

“历史写作的真正原理是，历史不仅仅是对事件的编年史记载，因为它发现了一个计划并设定了一个目标。这一原理并非希腊历史学家最先掌握，而是以色列的先知们掌握了它。因此，我们还发现，这些圈子中的活动包括神圣史学，创作了《撒母耳记》和《列王纪》等书籍，其中事件的进程被置于正在展开的神圣计划的光芒之下。因此，在古老的规范习俗中，将这些历史著作称为早期的先知，是具有良好的含义的。” G. 欧内斯特·赖特 (G. Ernest Wright) 在其《*行事的上帝*》一书中也提请人们注意他所描述的“以色列对历史传统的特殊关注”，他指出，旧约的重点不仅仅是英雄和国王的个人事迹，也不仅仅是像《巴比伦编年史》这样的宫廷记事，而是从古至今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意义。正是在这种普遍历史的框架中，个别事件的编年史才得以形成，并最终获得其意义。”我们可以说，当时以色列人拥有一种所谓线性的历史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历史事件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们是

有目的的、朝着目标前进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认为历史是进步的、有目标的，因为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犹太教-基督教的历史进程观念的影响。但在古代世界，情况并非如此。

在古代世界，一般来说，历史要么是周期性的，基于自然过程的周期性，例如一年四季的更替，以及太阳的规律升起和落下，要么是振荡的，就像钟摆的运动一样，永远来回摆动，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模式。所以问题是：与其他古代民族不同，以色列人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将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有目的、有意义的过程？

G. Ernest Wright 多年前就问过这个问题，他总结道：“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以色列人对自然和历史的这种特殊看法的真正原因。”他接着推测，以色列的历史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以色列人对自己历史经历的反思使以色列推断上帝选择她作为他的特殊子民，而由于这个最初和根本的推断，以色列人开始“认真对待人类事件，因为在这些事件中，人们可以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清楚地了解上帝的意愿和上帝的目的。”然而，我认为我们必须说，赖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充分的。他的回答没有充分解释为什么其他古代民族没有从他们自己独特的历史经历中得出类似的推论，然后也发展出有意义的历史概念。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必须说，以色列之所以发展出她独特的历史感，是因为以色列不是像她周围的许多人一样在大自然中发现上帝（因此发现了太阳神、风暴神、生育神等）。是的，以色列是在历史事件中认识上帝的，但这些历史事件都是事先宣布的，随后由先知为她进行解释。

赖特在分析这个问题时犯了一个错误，他否认了我们所谓的“话语启示”的存在和重要性。赖特的分析没有充分重视旧约先知所说的神圣话语。他将神圣启示限制在历史事件经历中的启示。然而，在旧约中，我们发现上帝通过说话和行动向他的子民显现——即通过话语和事件。旧约中的启示不是通过对事件的盲目解释而产生的话语——即通过赖特从历史经验中推断而产生的话语。相反，旧约中的启示

是随后被事件证实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行为结合在一起，上帝口头承诺要做某事，然后通过准确地做他所说的事情来确认那句话是可靠的。

在旧约中可以找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正如格哈德·沃斯在《圣经神学的理念》一文中说得好：“没有上帝的作为，他的话语就是空洞的。”也就是说，如果上帝没有做他说过要做的事，他的话语就没有价值。“没有上帝的作为，他的话语就是空洞的，但是没有他的话语，他的作为就是盲目的。”也就是说，没有话语的启示，历史的意义将永远是一个谜。你只需要环顾四周，通过观察历史进程，自己尝试解读历史。每个这样做的人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没有他的话语，他的作为就是盲目的。

有时，将历史价值归因于旧约叙事的做法会受到质疑，因为它们过于宗教或神学视角，而且有时因果关系没有明确划分。任何读过旧约的人都很清楚旧约历史叙事的宗教或神学特征。但我所说的旧约历史叙事缺乏对因果关系的关注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举几个例子。在士师记 6:1 中，你读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七年。”士师记 13:1 中有非常类似的说法：“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

读到这些，你可能会问：“哪里有细节可以解释以色列人为何在非利士人手中被奴役了四十年？是哪些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和军事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今天，许多人会说，由于旧约叙事中经常缺少解释因果关系的信息，例如士师记 6:1 和 13:1 中所描述的因果关系，旧约叙事就不能被视为合法的历史著作。现在，在评估这些问题时，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旧约的中心焦点与其他历史著作完全不同。圣经叙事的核心关注点是描述上帝在历史中所做的事，以揭示自己并救赎他的子民。因此，在我看来，旧约历史可以恰当地描述为救赎的历史。旧约叙事中记录的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与上帝持续的启示和救赎工作有关。与上帝的启示和救赎工作有关的重要内容在圣经叙述中占有一席之地。与上帝的救

赎启示工作无关的内容则被略过，或仅以过渡的方式略过几句，以过渡到救赎历史中更重要的内容。

有时有人认为，旧约历史叙述的这种特点使其带有某种宗教或神学偏见，从而削弱了它作为真正历史著作的价值，因为它不符合“客观史学”的水平。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圣经的历史写作具有鲜明的宗教或神学特征。它显然具有这种特征。作者的目的并不是对他们所描绘的事件提供某种超然或中立的描述。事实上，人们可能会质疑，是否存在“客观史学”，即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某种完全中立的客观报道。归根结底，我认为我们必须说，所有的历史写作都是解释性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有可靠的史学，也有不可靠的史学，但所有的历史写作都要求从某种角度来看待事件，这种角度将决定材料的选择和对其意义或含义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一部历史写作是完全客观的，历史写作也不可能是其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历史写作都是不可靠或不可信的。

关于旧约叙事，是的；它们的特点是宗教或神学取向，决定了所报道事物的选择和评价。是的，在许多情况下，因果关系没有得到充分解释。但圣经叙事的这些特点丝毫不会损害它们作为历史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关键是圣经叙事描述了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些事件与上帝伟大的救赎工作有关，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我们可以说，旧约历史最好被描述为救赎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圣经历史著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原因如下：圣经的信息与它所描述的历史密不可分。它所描述的历史是上帝救赎工作的历史。如果那段历史的事件没有发生，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了一种不合理的飞跃，是徒劳的。它既是空洞的，也是自欺欺人的。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话语和行动之上。保罗说得非常简洁有力：“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枉然。”因此，我们可以感恩，上帝不仅在人类历史中采取行动来救赎我们，而且他还说话，并给了我们一份关于他的救赎工作和计划的可靠记录。正如彼得所说：“第一要紧的，你们要明

白，经上所有的预言，不是随己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先知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后书 1:21）

现在，通过了解旧约历史写作的性质，我想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阅读《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在我看来，旧约历史写作的特点是救赎历史，这要求我们将圣经历史叙述置于救赎历史运动的潮流中。

让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首先，我想对这两本书做些介绍性的评论，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看的是这两本书的名字。“撒母耳”这个名字取自《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这本冗长的书的第一部分中一位著名的人物。我可以说，《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包含 55 章：《撒母耳记上》有 31 章，《撒母耳记下》有 24 章。所以，这是一本很长的书。

撒母耳是上帝任命扫罗和大卫为以色列前两位国王的工具。《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讲述了先知撒母耳在以色列建立王权以及以色列前两位国王扫罗和大卫统治时期的描述。虽然很明显撒母耳不是这本书的作者，因为他的死亡记录在撒母耳记上 25:1 中，但作者（无论他是谁）很可能使用了撒母耳以及当时其他先知所写的资料，这些资料涉及他们亲眼目睹或熟悉的事件。我这样说是因为《历代志上》29:29 和 30 说：“至于大卫作王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记上。”虽然这不是《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但肯定有撒母耳亲手写的资料。先知拿单和先见迦得的记录，拿单和迦得的记录也在大卫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连同他的统治和权力的细节以及他和以色列以及其他国家周围的环境。

《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原本是一本书或一卷书。据我们所知，《七十士译本》将《撒母耳记上》分为两部分，《七十士译本》是旧约希伯来语的希腊文译本，他们将其分为两卷书，而《撒母耳记上》第 31 章中扫罗的死似乎是划分和结束《撒母耳记上》的合适地点，就像《申命记》和《约书亚记》的最后几章描述了摩西和约书亚的死一样。这两本书的名称或标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七十士译本》将其指定为《列国记》第一卷和第二卷，并且由于我们所知的《撒

母耳记上》和第二卷被称为《列国记》和第二卷，这意味着我们所知的《列王纪》第一卷和第二卷被称为《列王纪》第三卷和第四卷，然后武加大译本对此进行了轻微修改，将《撒母耳记上》和第二卷的标题改为《列王纪》第一卷和第二卷，我们所知的《列王纪》第一卷和第二卷变成了《列王纪》第三卷和第四卷。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天你可能会走进图书馆，看到《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上》的评论，然后想，“那本书在哪里？我的圣经里没有这本书。”它来自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的古老传统。这本书的名称为《撒母耳记》来自犹太传统。所以这些评论只是对这些书本身的一般性评论。

现在让我简要介绍一下《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内容，并提出我认为这本书的主要主题。《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位于《士师记》和《列王记》之间。当然，在《士师记》的末尾，有《路得记》，故事发生在《士师记》时期，但《撒母耳记》位于《士师记》和《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之间，讲述从《士师记》时期结束到大卫去世前不久的历史时期。大卫的死实际上是在《列王记上》的前几章中描述的。它涉及 130 年的时间段，大约公元前 1100-970 年

本书没有为我们详细讲述这段时期的政治历史，但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当时以色列三位杰出领袖的传记故事，即：撒母耳、扫罗和大卫。在我看来，将这些叙述联系在一起并使本书统一起来的是王权和契约的主题。当你读完《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时，我想你会发现，撒母耳记上第 8 章中人民要求的第一个亲属关系是对契约的否定。其次，撒母耳设立的王权，如撒母耳记上 10:17-27 和 11:1; 14:12-25 中所述，撒母耳设立的王权与契约相一致。第三，扫罗所实行的王权与圣约理想并不一致，其中的关键章节是撒母耳记上第 13 章和第 15 章。第四，大卫所实行的王权虽然不完美，但却真实地体现了圣约之王的理想，你可以在撒母耳记下中找到这一点。

在完成对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介绍性评论之后，我想回到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对王权和契约主题的四重发展。所以回到对这两本书的更多介绍。这两

本书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与三个主要人物的生活有关：撒母耳、扫罗和大卫。你会发现撒母耳是撒母耳记上第 1-12 章中最突出的人物。你读到他的出生，他成为先知，他最终膏立扫罗为王。在撒母耳记上第 13-31 章中，扫罗是突出的人物。他在第 8-12 章成为国王。他在第 13 章真正开始了他的统治。然后从第 13 章到本书的结尾，你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扫罗身上，尽管在这一点上大卫出现了，你看到扫罗的衰落趋势和大卫登上王位。然后是撒母耳记下 1-24 章，大卫是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所以如果你看看这三个部分，撒母耳记上 1-12 章，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 13-31 章，扫罗记；以及撒母耳记下的全部，大卫记；你会发现这些部分分别占据了希伯来圣经的 17、34、45 页。请注意，大卫部分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我认为这本身就表明作者希望为我们强调大卫的统治。

现在，作为本介绍部分的最后评论，我想请大家注意《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中救赎历史的三个重要进展。如果旧约的历史材料被正确地理解为救赎的历史，那么《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中有哪些突出的重要事件推动了救赎历史的发展？我想请大家注意三件事。首先，撒母耳记下了上帝对亚伯拉罕关于应许之地范围的承诺的实现。我将提到这三个，然后再回过头来更详细地介绍每一个，但首先，你会发现上帝对亚伯拉罕关于应许之地范围的承诺得到了实现。其次，撒母耳记下了耶路撒冷如何成为以色列的政治和宗教中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将花费大量时间的地方，撒母耳记上描述了以色列王权的建立，并将膏立与王权联系起来。现在你可能会问这有什么意义？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但在我看来，这三件在《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中记载的救赎历史前进运动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让我们简要地看一下它们。

首先，撒母耳记下记载了上帝对亚伯拉罕关于应许之地范围的承诺的实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代将拥有迦南地，这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创世记 12 章 7 节中，当上帝最初向亚伯拉罕提出约时，你会发现对相应许之地的提及。创世记 15 章 18-21 节对此进行了详尽阐述，其中描述了这片土

地的边界。创世记 17 章 8 节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并在许多其他地方重复出现，包括民数记 34 章 1-12 节、申命记 1 章 7 节、申命记 11 章 24 节、约书亚记 1 章 4 节、诗篇 105 章 8-11 节，还有其他地方。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征服迦南地时，对亚伯拉罕的承诺最初得到了实现。在约书亚记 11:23 中，我们读到：“于是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夺了全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你可能会想，“这真是应验了。”然而，如果你继续读约书亚记 13 章，你会发现最初的征服仍然留下了大片土地未被占领，而各支派并没有在自己的领土上完成这项工作。你可以在士师记第一章中读到更多细节。此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描述了一直延伸到埃及到幼发拉底河的边界。这个承诺直到大卫统治时期才实现。你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 8 章中读到这一点，其中列出了大卫的征服。扫罗死后，大卫不仅击败了直接威胁的非利士人，还将以色列的主权扩展到幼发拉底河。我不会花时间去阅读《撒母耳记下》第 8 章，但那里有记录。当你读到《列王纪上》第 4 章时，大卫将他的王国移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你会在那里看到边界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因此，在《列王纪上》第 4 章第 21 和 24 节中，你会发现给亚伯拉罕的承诺已经实现。

所以我认为你可以说，在撒母耳记下第 8 章那些相当平凡的陈述中，你可以看到大卫的征服清单，其中还包含着另一个深刻的真理，那就是上帝信守诺言。他说的话一定会实现。他会实现他说的话。

在撒母耳和扫罗时代，占领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似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上帝的护佑下，新月沃地的伟大国家：埃及、巴比伦、叙利亚、赫梯，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期间变得虚弱，因此他们的王国得以发展到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程度。

因此，救赎历史向前迈出了一步。

第二，撒母耳记述了耶路撒冷如何成为以色列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大卫登基后，占领了耶布斯人的锡安城，并将其作为首都。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 5 章中读

到这一点。它成为了以色列的政治中心。在撒母耳记下第 6 章中，我们读到另一件重要事件。在撒母耳记下第 6 章中，大卫将约柜带到耶路撒冷，使它不仅成为政治中心，也成为国家的宗教中心。

这一举动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但这一意义在于，大卫仍然承认耶和华是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请记住，约柜里装有摩西在西奈山上得到的法版，被视为耶和华的宝座。虽然大卫是人类统治者和人类国王，但他将约柜带到耶路撒冷表明，他将耶和华视为以色列的神圣之王和以色列的最终统治者。

从大卫时代开始，在整个旧约时期以及新约时期，耶路撒冷一直是上帝与他选民以色列人交往的中心。直到今天也是如此。稍后我们讨论大卫王权时，我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第三，就救赎历史的进展而言，撒母耳记上描述了以色列王权的建立以及膏立与王权的联系。在撒母耳记中，“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短语开始与国王同义使用。当我们意识到英语单词“受膏者”和“弥赛亚”是同一个希伯来语单词 *meshia h* 的翻译和音译时，就会明白这一点的重要性，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受膏者，来自希伯来语词根 *mashah*，意思是“涂油”。因此，“受膏者”和“弥赛亚”的英语单词在希伯来语中是同一个词。

在希腊语中，*christos* 是七十士译本和新约中用来翻译 *meshia h* 的单词。希腊语 *christos* 一词来自希腊语词根，意为“涂油”，当然，在我们的英语圣经版本中，我们通过音译“基督”来了解它。因此，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基督”和“弥赛亚”这两个词的最初圣经背景是在《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中。这意味着弥赛亚思想的根源，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概念，与《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叙述有着重要的联系。

扫罗和大卫受膏的故事见于撒母耳记上 9:1-10, 16 中扫罗受膏的故事和撒母耳记上 16 中大卫受膏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多次出现“耶和华的受

膏者”这一以色列国王的称号。在撒母耳记上 2:10、24:10、26:9、撒母耳记下 1:14、1:16、19:21、22:51、23:1 中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内容。

重要的是要明白，以色列王权的建立并非毫无先见之明。也就是说，它并非突如其来。上帝对亚伯拉罕和莎拉的承诺中首先暗示了这一点，即君王将从他们中产生，并成为他们的后裔，创世记 17:6 和 16。雅各对犹大支派的预言中更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到那应得的来到”（创世记 49:10）。巴兰在民数记 24:7 中预言以色列将有一位国王：

“他们的王必比亚甲更伟大，他们的国必兴旺。”他在 24:7-19 中说道：“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他必击碎摩押的额头，伊甸园将被征服，一位君王要出于雅各。”摩西在申命记第 17 章中将所谓的“国王的律法”纳入其中，在摩押平原更新西奈之约，预示着以色列的君王时代即将到来。

在《撒母耳记上》的开头，哈拿预见到有一天上帝会将权力赋予他的国王，并增加他所膏立之人的力量。在《撒母耳记上》2:10 中，哈拿甚至在国王受膏之前就提到了“受膏者和国王”。因此，当王权最终降临时，很明显上帝希望以色列拥有一系国王，他们将预见并指向未来伟大的弥赛亚国王。然而，直到《撒母耳记上》8-12 章，以色列才确立了王权。

撒母耳记上 8-12 用 5 个文学单元描述了以色列国王的建立。8-12 章的章节划分确实不是很好，所以让我快速给你展示一下这些叙事单元是如何划分的。撒母耳记上第 8 章是以色列要求立王；撒母耳记上 9 章 1 节到 10 章 16 节，撒母耳私下膏扫罗为王；这是一个叙事单元。10 章 17 到 27 节，撒母耳召集米斯巴大会，公开选举扫罗为王。第 11 章 1 到 13 节，扫罗战胜亚扪人，确认他被选为国王。然后在 11 章 14 到 12 章 25 节，扫罗开始统治。撒母耳召集在吉甲举行的盟约更新仪式拉开了统治的序幕。

当我们阅读这些叙述时，我想我们会发现，尽管君王制是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旨意，但它的起源却与我们预期的不同。在撒母耳记上第 8 章中，我们发现以色

列的长老们来到撒母耳面前，请求他们为他们立一个像周围列国一样的国王。那是撒母耳记上 8:5 和撒母耳记上 8:19 和 20。但本章的事件发生在第 7 章中描述的以色列奇迹般地从非利士人手中获救之后很久。在第 7 章中，撒母耳首次被公认为与战胜非利士人有关的士师。但在第 8 章中，他已经年事已高。我们在第 8 章第 1 节中读到，由于年事已高，撒母耳任命他的儿子约珥和亚比亚协助他做出法律决定。但与他们的父亲不同，他们为了金钱利益而歪曲正义。我们在撒母耳记上 8:2 和 3 中读到这一点。这给了以色列国家领导人一个机会，要求撒母耳赐予人民“一个像其他国家一样的君王来治理我们”。第 5 节——撒母耳儿子的腐败似乎是一个方便的借口，用来证明他们想要一个国王的愿望是正确的。那些领导人真正想要的不仅仅是撒母耳儿子的门徒。他们想通过重组神权政治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以便允许人类国王。他们为国王描述的角色表明，他们最深层的动机是出于对耶和华的缺乏信任，而不是出于对撒母耳儿子腐败的担忧。

撒母耳很不高兴，我们在第 6 节读到。他不仅认为这是针对他本人，暗示他不再有能力为国家提供人性化的领导。他也很不安，因为这意味着直接的神权政治，即只有耶和华作为以色列的神圣国王统治国家，对以色列来说已经不够好了。这个请求暗示以色列比邻国低劣，只是因为她没有人性的国王在她面前出征并带领她作战；我们在第 20 节读到。他们想要一位国王，能够在他们面前出征并带领他们作战，特别是在面对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威胁时。

从本质上讲，这种态度是对耶和华王权的拒绝，这一点在第 7 节中明确说明，并在 10:19、12:12、12:17、12:19 中再次说明。它成为贯穿撒母耳记上第 8 章至第 12 章的主题。你要求立王，就是拒绝耶和华，也就是你的王。因此，这是对盟约的否定。这是对以色列与其他国家不同之处的拒绝。这是对诗篇 44:2 至 8 的忏悔的否定，其中写道：“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赶出列国，将全地赐给我们列祖，击溃他们的仇敌，释放我们的列祖。他们不是用刀剑征服那地，不是他们自己强壮的膀臂使他们得胜，而是你的右手和强壮的膀臂，以及你脸上耀眼的光芒帮助

他们。因为你爱他们。你是我的王，我的神。你命令以色列得胜，唯有靠你的力量，我们才能击退敌人，唯有奉你的名，我们才能践踏敌人。我不依靠我的弓，也不指望我的剑来救我。你使我们胜过敌人，你使恨我们的人蒙羞。神啊，我们终日荣耀你，常常称颂你的名。”这本该是以色列的忏悔，但这些长老来到撒母耳面前，他们想要一个像周围列国一样的王，带领他们出去战斗。它试图用一种更明显、更值得信赖、更能保障国家安全的人为机构来取代耶和华的统治。

尽管如此，主还是指示撒母耳答应以色列领袖们的请求。他告诉撒母耳，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他们拒绝了他，也就是撒母耳，而是他们拒绝了我，耶和華。他们不想再让耶和華做他们的王了。第 7 节：因此，当撒母耳被指示满足他们的愿望时，他同时也被告知要警告他们，如果像其他国家一样拥有一个国王，那将会带来什么后果；这是在第 9 节中。如果你读过第 11 至 18 节，我认为它们最好被理解为对当时典型的迦南城邦国王的日常做法的描述。你读过这些经文，最突出、最能描述这些国王的词是“拿走”。它在第 11、13、14 和 16 节中使用了四次，并暗示了几次。撒母耳告诉领袖们，像周围列国那样的王会掳走他们的儿子，第 11 节；会掳走他们的女儿，第 13 节；会夺走他们最好的田地和葡萄园，第 14 节；会夺走他们粮食的十分之一，第 15 节；会掳走男女仆人，第 16 节；会夺走他们最好的牛和驴，第 16 节；会夺走他们羊群的十分之一，第 17 节。结果就是，以色列人会沦为奴隶，就像他们在埃及所经历的一样。

撒母耳向他们发出了警告，但他们却置若罔闻。听完他的警告后，领袖们比以前更加坚持；比较第 5 节和第 20 节。他们想要一个国王“来审判我们，带领我们作战”。所以他们想要一个国王是出于错误的原因；然而上帝在本章中三次告诉撒母耳，“照他们说的做”，分别在第 7、9 和 22 节。在这种情况下，主同意了人民的邪恶要求，但随后将他们的邪恶愿望变成了最终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我想，这让我们想起了约瑟在创世记 50 章第 20 节对他兄弟们说的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

景。”当撒母耳最终建立王权，扫罗被介绍给人民时，这是一种与人民所要求的不同的王权。

撒母耳将以色列的王权定义为盟约王权，即以色列国王的职责和责任与周边国家的国王截然不同。以色列的王权将以一种将人类王权融入盟约管理的方式设计。因此，这一章，即撒母耳记上第 8 章，标志着上帝救赎计划中一项重要新举措的开始。王权现在将被纳入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救赎目的。随着以色列历史的进一步展开，正是她人类国王的不断失败最终带来了对未来弥赛亚国王的希望，他继承了大卫的血统，既是人又是神。你会看到这个主题在先知书中日益发展，最终将是大卫的根和后代耶稣，启示录 22:16，他将完全实现真正的盟约国王的理想。当整个历史达到最后的终结时，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将毁灭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将国度移交给天父上帝（哥林多前书 15:24）。

由Maoike Baker、Megan Sideropoulous、Jake Curran、Tyler Berube、Sam Craig、Ashley Hall  
1转录

保罗·菲 (Paul Fey) 编辑  
编辑: Ted Hildebrandt